



大时代

THE GREAT TIME

林黎胜 著

第(910)号目录

林列由外更，京北一，著和黎林，升进人



大时代

THE GREAT TIME

林黎胜 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时代 / 林黎胜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244-977-0

I. ①大…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4052号

作 者 林黎胜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977-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章

1

陈顶天大概这一生都忘不了与手中这枚 75 年版的 5 分钱硬币有关的那一天。

那仿佛是昨天，又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记得那个早晨有雾，破旧祖屋后的小树林像是快要消失了一样，看不清楚，只是一片绿。或许，还有家乡米粉的诱人香气。

每一天都是相似的光景，读小学的陈顶天跟家里的大公鸡起得一样早。父亲在天未亮时就出门卖椽子去了，穷人家的孩子担子重，他不但要学会照顾好自己，更要替生病卧床的母亲田玉黄完成各种琐碎家务。并非完全得心应手，比如在做早饭的时候就被锅盖狠狠地烫到了手，而且酱油瓶里仅剩的最后几滴也被用光了，他茫然，不知下顿饭该如何调味。

他小心翼翼端着一碗快煮烂的清汤米粉放到母亲床头。母亲问他吃了吗，他望着那碗米粉，咽了咽口水，默默点头。已经快到上学的时间了，他却迟迟没有动静，脸色也愈加黯淡。陈顶天很想告诉母亲，老师已经催学费催得失去了耐性，今天就是最后期限。可他张了几次口，最终仍是一句话都没说，拎起书包便往外跑去。

学费看来是交不上了，难道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次踏进校门么？想到自己不能再读书，乡间小道上的雾压迫着陈顶天快要喘不上气。他喜欢上学，最爱闻

书中油墨的味道，老师在课堂上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想抢着回答。这是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谦卑渴求的孩子，他甚至可以饿着肚子，却不能没有知识来填饱精神。然而现在，只是因为可怕的“贫穷”两个字，他所热爱着的这一切，即将狠狠地将他遗弃。

“陈顶天！”一个清脆的女声在身后叫他。

不用回头，他也知道是谁。她叫王清越，是他的同桌，从遥远的北京来的女孩子。王清越随着父母下放到这潇湘农村，带着大城市的新鲜气息，穿着打扮、一言一行都与当地孩子很是不同。如果在平时，陈顶天可能会站住，咧嘴笑着转身，等她迈着小碎步赶上来，两人一起开心地走去学校。可今天他笑不出来，亦不愿理会任何人，于是头也没回，逃一般地狂奔远了。

诧异的王清越追了几步没追上，气得直跺脚，想不明白他怎么一溜烟就没了踪影。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回到教室终究还是要乖乖坐在同一张课桌前。王清越从书包里掏出包着报纸书皮的课本和崭新的笔记簿，除此之外她还拥有令同学们向往的铁皮文具盒，这在当时可算是个时髦玩意儿。而陈顶天的桌上，只有一本用旧日历背面订制的小本和一小截铅笔头。王清越看着那点简陋的文具，想跟他说话，无奈陈顶天连看都不看她。

“地震啦！”

声音不知从何方传来。教室里顿时热闹成一团，所有人纷纷惊叫着往课桌底下躲，陈顶天和王清越也赶紧猫下腰去。不一会儿，学生们才感觉到，周围根本没有震动。这像是一场恶作剧，天真的孩子有上当受骗的感觉，都在桌下交头接耳。随后紧接着出现的脚步声，才让这一阵喧哗平息下来。

班主任果老师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或许这比起地震来，更直观地让他们感到害怕。他背着手四处巡视，一边走一边纠正着学生的避震姿势。唯独一个叫阳建军的，腩翘得老高。果老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也抬头望了眼老师。很明显，老师对这小孩的姿势很是不满，因此不用等他的屁股被震成烂西瓜，果老师就先轻轻一脚踢了过去。

班里一阵哄笑，迟钝的阳建军这才会意，忙不迭地把小屁股往里缩。陈顶天也跟着傻笑起来，而王清越突然想起什么，伸手从桌上拿下她那漂亮的铁皮

文具盒，紧紧抱在怀里。

仿佛教室里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老师的法眼。在大人们的世界里，王清越的举动无疑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真是地震起来，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一个小小的铅笔盒？然而在陈顶天眼中，这个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女孩，任凭老师如何劝说，都顽固地不肯松手。他看到的，是王清越可爱的倔强。

僵持之时，果老师想起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没解决：“……今天的演习结束。陈顶天，学费带来了吗？”

蹲在课桌下的陈顶天听了，心里一沉。如果可以，他多想永远蜷缩着躲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等到同学们个个都已坐回原位，他才缓缓地钻出来，低着头，沉默不语。学会面对是一道多么困难的习题。

此前学校已经减免了他小一半的学费，没想到剩下的8角钱，他还是一拖再拖。面对果老师的再三追问，陈顶天一言不发，默默地将自己的破旧日历本和小铅笔头塞进书包，站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走出教室。果老师知道这孩子的个性，只要是他做的决定，别人说再多也是枉然，于是惟有叹口气，开始上课。

“一个农机厂存有一批煤，原计划每天烧1.2吨，可以烧25天，实际烧30天，每天烧多少吨？”

话音刚落，窗外一个声音迅速回答：“1吨！”

果老师循声望去，见陈顶天站在窗户边上认真地在听课。答对了问题的陈顶天心中有几分得意，忽然发觉王清越正在偷偷瞄着自己，立马板起脸孔，可王清越却笑了。

这一幕被班上一个胖子看在眼里，不知为什么，他好像有些不高兴。没多久果老师再次提问，又被陈顶天充满自信地答对了。这回小胖子更生气了，就手捏了个大纸团向窗外站人的地方砸去。陈顶天灵巧地闪了一下便躲开了，并无要离开的打算——一个小暗器怎么能阻挡得了他的求知欲。

课间休息时，王清越正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跳皮筋，突然听到陈顶天和同学打起来的消息。她慌忙过去，只见班上那个小胖子带着几个男孩将陈顶天死死地摁在地上抢他的书包，可陈顶天无论如何也不放手，旁边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起哄不止。

“就你懂，就你懂！没交学费还好意思听课？！”小胖子脸颊通红。



王清越愤然冲过去阻止，却被人一把甩开摔倒在地。陈顶天扭头看到她满眼泪花，大吼着跳起来，顺势给了小胖子一拳。小胖子没防备，一头栽倒了，爬起来半边脸都是泥，惹得看热闹的同学哈哈大笑。

“小麻皮，敢打老子，给我上！”说着，一伙人又冲上去和陈顶天厮打起来。

尽管陈顶天疯一般地奋力反抗，终究寡不敌众，被小胖们抢去了书包。在围观者的哄笑和王清越的哭喊中，他眼睁睁看着自己那本旧日历做的小本子被一张张地撕成雪花般的碎片。他无力地躺在操场的土地上，不顾嘴角流着血，目光直直地望着天，无声地问自己：“陈顶天，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属于你么？”

然后，心里开始下雪。

上课铃响，别的同学都回教室去了，陈顶天却提着书包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他将书包扔在一旁，走到水缸边舀起一瓢凉水就往嘴里猛灌，喝完之后站在原地喘着粗气。田玉黄原本就为儿子的早归感到疑惑，再看到他脏兮兮的脸和书包，心中明白了几分。她正要开口询问，未料陈顶天先出声了。

“妈，我不想上学了。”

这句话令母亲的病容更是憔悴了。田玉黄支撑着脆弱的身躯，把儿子叫到面前，命他抬起头。陈顶天刚一抬头，一个毫无征兆的大耳光迎面而来，痛得他下意识地又低下头去，却听到母亲再次厉声要求他把头抬起来。田玉黄本想再给儿子一巴掌，可举起的手却迟迟下不去。她心中懂得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庄稼人的孩子要是不上学，往后无非又是拿着锄头一辈子种地。

“你爸为了能让你上学把房梁都拿去卖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一句话中，字字都滴着心酸的泪。

那旧屋一角，果然缺了根梁。陈顶天望向屋顶，无声地流下一行泪水。气极的田玉黄不停地咳嗽，她不忍心多瞅儿子委屈的小脸，生在这样一个破败的家里，单单心痛又有何用。

就在这时，陈家摇摇欲坠的屋门突然被踢开，一个村民慌里慌张地冲进来大叫道：“出事了，你们家老陈出事啦！”

天塌了一半。

陈顶天人生最后一次见到的父亲，浑身是血，如同静物。在他几乎没有温度的手中，紧紧地攥着一摞用纸包住的硬币，那是为儿子辛苦筹来的学费。

办完一场再简单不过的丧礼，田玉黄郑重地将放在丈夫遗像前的硬币交给儿子。陈顶天低头盯着那些用父亲生命换来的硬币，鼻头一阵酸楚。而他的母亲，却用强作冷静的眼神盯着儿子，仿佛在要求他不准哭，要把头抬起来。

做人，什么时候都要抬着头，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脸。

硬币被陈顶天的小手握得更紧了些。他忍住几欲落下的泪，昂着头走出门去。

如果有翅膀，此刻他多想一眨眼就能飞到学校，可心里越是这样想，步伐就越发缓慢谨慎——这些不起眼的硬币现在是他全部的希望，这段不长的路程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可是刚走到小池塘边，小胖子带着几个人又挡在了陈顶天面前。

“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缴枪不杀！”

陈顶天冷冷地瞟了他一眼，没搭理。

“喂，跟你说话没听见吗？手里拿着什么？让我看看。”小胖子用他浑圆的身体拦住想绕道走的陈顶天，在同伙的协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掰开他的右手，将东西夺了过去。

“还真是宝贝啊！”小胖子笑嘻嘻地撕破了纸包的一角，看到露出的硬币，“哇，这么多钱……说，你从哪偷的？”

“你放屁，这是我妈给我交学费的，快还我！”陈顶天拼尽全力从那几个男孩手下挣脱，试图把钱抢回来，而小胖子当然是耍赖不给。

“你们又在欺负人！”

王清越背着书包，一脸正气地立在一旁。

“怎么又是你啊？你又不是陈顶天的媳妇儿，老管那么多闲事干吗！”小胖子阴阳怪气地说着，身后那群小同伙听了他的话，全都哈哈大笑。

王清越又羞又气：“快把钱还给陈顶天，不然我告诉果老师去！”



“好好，我把钱还给他……”小胖子伸出手，摆出一副要还钱的样子，没想到他突然一使劲就把钱远远地甩了出去。那纸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撞在池塘边一块大石头上，硬币顿时四散开去。王清越惊得捂住了嘴巴，她看到其中一枚硬币缓缓滚进了池塘里。

陈顶天撕心裂肺地一声大叫，像是要拼命似的冲向小胖子。对方被吓得连连后退，最后索性带着几个同伙撒腿就逃。陈顶天倒也没追多远，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回到池塘边，近乎疯狂地在泥里捡着散落的硬币。王清越见状，也过来帮他的忙。

两个孩子满手是泥，数着捡来的一枚枚5分钱，可怎么数都少了5分。经王清越提醒，陈顶天二话不说就要涉水去找那枚硬币。

“你疯啦？这么多水，哪儿能找得着5分钱啊！”

被王清越这么一喊，望着那一汪水塘，陈顶天却步了。

王清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纸做的钱包，在里面翻了半天，终于翻出了她需要的东西。

“我有5分钱。”

她走到陈顶天身边，递给他一枚硬币。一只沾满泥水的小手衬得她的胳膊分外白皙，甚至有些晃眼。

“我不要。”

“不够钱交学费，你就上不了学了！你不想上学啦？”陈顶天不说话了，眼前的王清越，跟地震演习时一样倔强。善良的女孩走了过去，将硬币轻轻塞到他手里，然后放心地微笑了。

王清越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每天和陈顶天一起快乐地上学。正当他们开始幻想着未来，期盼着一起长大成人，懵懂的少年时光却如白驹过隙，无法为谁停留片刻。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能够轻易将单纯摧毁的力量。

我们要回城了。当父亲王焕之向女儿宣布这个消息时，口气是如此地理所当然。

“我不想回北京，我不想走！我就喜欢在这里念书！”从那天起，这几句话几乎成了王清越在家中唯一的语言。大人根本无法理解从小对他们言听计从的乖女儿如今这番任性哭闹是为了什么，这除了给回京心切的父亲增添一丁点心烦意

大时代

乱以外，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王焕之始终坚定地相信，伟大首都对女儿的吸引力一定会远远地超过这个无人知晓的穷乡僻壤，或许现在王清越还会心存一丝难过，但等一家人都回到北京，时间会逐步让她改变。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清越几乎没有停止过坐在空床板上抽泣。父亲渐渐也对她不予理会，和母亲崔萍一起收拾着她的行李。王清越呆坐看着父母忙忙碌碌，感觉自己正在化身为一团空气。

“我找到啦！”门外突然来了一个激动万分的声音，很神奇地让王清越瞬间停止了哭泣。王焕之与崔萍回头，只见浑身是泥巴的陈顶天举着一枚硬币冲进屋来。

这5分钱，是陈顶天在放学后，用一个脸盆，一盆接一盆地几乎舀干了小池塘里的水，然后在淤泥中找回来的。陈顶天把它拍在桌上，风驰电掣地又跑走了，来去匆匆让王家人不知所措。

第二天，他早早地就去上学，可王清越的座位一整天都是空的。陈顶天有点怅然若失，保持着这样的情绪回到家中，意外地看到王清越常用的那个铁皮文具盒正静静地摆在眼前。

正在做饭的田玉黄看到儿子疑惑的眼神，说是一个女同学送来的，刚走，听说一会儿就得跟爸妈回北京了。

陈顶天晃了晃文具盒，里面咣当咣当响着，打开一看，是那枚5分钱硬币。

他抓起硬币没命似地冲出去一路跑到村口，远远地望到一辆缓缓发动的汽车，行李架上堆满了行李。

“王清越！王清越！”他举着5分钱跟在车后边跑边喊。

车上的王清越看到他了，急忙探出身子频频向他挥手，却被父亲狠心拉了回来。

“停车，我不想回北京！爸爸，让我下车吧，求你了，我要留下来！”王清越的哭声让满车乘客都面露不忍。母亲崔萍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陪女儿一起流着泪。王清越还想再往窗外望，这时王焕之伸出手，狠心地蒙住了她的双眼。

终于，陈顶天跑不动了。他停下来，顿了顿，仿佛积攒了体内所剩的全部力量，对着远去的汽车大喊：“王清越，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你等着，我长大了，要去北京，要娶你！”

被他高高举起的5分钱硬币，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动人的光。



那是 1977 年的初秋，那年陈顶天 8 岁。

3

陈顶天顺利成为北京一间计算机研究所的研究生，是 1991 年的事。

当时，一个普通的学生根本买不起电脑这样的奢侈品，即便是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也只能一堆人挤在同一个机房里。陈顶天不愿放过哪怕一秒珍贵的上机时间，他只恨自己不能把床铺搬到机房。电脑对他而言太神奇了，那股强大的力量时刻牵引着他，带他走入一个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从未见过的曼妙世界。

这天到了下班时间，机房老师不耐烦地催促着还没关机的学生。陈顶天一如往常地拖到了最后，他一边手底下飞快地打字一边嘴上央求着老师能让他多逗留一会儿。那老师宽容他已经不是一两回，决定不再姑息，于是专横地关了总电源。

看着一下子变黑的电脑屏幕，陈顶天很无奈。但机房老师没发现，这个让人头疼的学生在出门前悄无声息地给窗户开了一条缝。

夜幕将降，陈顶天杀了个回马枪，推开窗爬进了机房。他关好窗，拉上窗帘，打开电源。此时此刻，这里是他独占的王国，不用排在师兄身后焦急等待几个小时，不用难堪地看老师的脸色，要多美好有多美好。他开了电脑，插入一张软盘，放一本很厚的编程书在手边，迅速进入了写程序的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轻轻地敲窗户。陈顶天听到后，脸上并无惶惑，走过去很自然地打开窗。窗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来给他送晚饭的王清越。也许该相信世上有无数机缘巧合，两个孩子相隔千山万水各自长大，如今十多年匆匆一瞬，他们居然真的走到了一起。

“赶紧吃吧，还热着呢。”王清越把饭盒从窗户里递给陈顶天，抬起手腕看了看表，“那我回家写稿了啊。”

“真狠心，我这都要通宵了，你也不陪陪我。”陈顶天只有对着她才会罕见地嬉皮笑脸。

“少贫了！宿舍有你一封信，我给带过来了，深圳寄来的。”

信是陈顶天大学时的好友冯杰寄来的，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冯杰坐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里，身后远远的一栋栋高楼被他用红笔全都圈了起

来。信只有短短几行字，带着具有冯杰特色的语气：“哥们儿，我后面这地儿就香港。你不知道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多么的资本主义！你要跟我一起来深圳，早就成大款了，读什么破研究生啊！放假来深圳找我玩吧，我开大奔接你，一定！”

陈顶天看完信笑了，然后接着大口大口地吃他的晚饭。王清越看着他的吃相，满眼温柔地说：“今天别太晚，明天还要见我爸呢！”

对于这次见面，两人心里其实都挺没底。在陈顶天模糊的印象中，王清越的父亲王焕之是个极其严肃的人，很难猜度他的喜好。不过为了心爱的人，这点小困难根本就是甜蜜的负担。

目送王清越走远，陈顶天回到电脑前，继续埋首于浩瀚的数字世界。

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王清越的父母，他们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大小伙子就是当年那个举着5分钱追车的小泥人。如今双方的身份都有了微妙的变化，看得出他们都在努力尽快适应。

听说陈顶天在计算机研究所读研一，王焕之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读理工科好啊，能为国家做贡献。不像我们，整天之乎者也，徒增麻烦。”王焕之多年研究古代文学，今年已经出了两本诗经研究专著。不过在他自己看来那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不值得摆上台面炫耀。对于女儿的男朋友，他基本是满意的，这个年轻人有上进心，将来应该会有些作为。惟一让人担忧的是，他眼中有藏不住的野心，王焕之怕女儿以后会被这野心所累。至于王清越的母亲崔萍，只要丈夫和女儿点头的事，她就没有意见，她只希望宝贝女儿能过得幸福。

晚饭刚吃没多久，王清越的呼机响了起来，她低头看了一眼，走去一边回电话。

王焕之皱着眉给陈顶天倒酒：“你看这清越在报社就是忙，动不动就蝈蝈叫！来，顶天，咱喝一杯。”

陈顶天正要举起酒杯，听到王清越叫他，原来这电话是冯杰打来找他的。话筒那边，冯杰拖着浓重的哭腔说自己被抓进派出所了，让陈顶天赶快来深圳救他，不然他这回死定了。陈顶天还没太明白，还想多问几句，电话就已经断了。

岳母大人的手艺看来今天是无福消受了，陈顶天顾不得那么多，匆匆地向王焕之和崔萍道歉告别之后就冲下楼去。王清越一头雾水地也跟了出去。



“我得马上去深圳！冯杰出事了，而且肯定是大事，不然他不会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

“那我爸怎么办？他特地安排时间见你……”

她的话被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的陈顶天打断了：“我现在就去机场，等我回来再跟老爷子解释！”

王清越不再多说什么，她一听要坐飞机，从钱包里取出下午刚领的工资塞到陈顶天口袋里，然后看着他乘车远去，心中满是忧虑。

4

近乎两手空空地，陈顶天来到了深圳，这个日后与他的名字、他的人生紧紧相系的城市。

他走到关口，看见武警在挨个检查入关人员，这才有些慌神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一样叫做特区通行证的东西。正当他茫然无措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中年男人贼头贼脑地问道：“老板，要入关吗？”

陈顶天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忙点头：“你有办法？”

“200 块，保证通关。”

这个价钱对于当时的陈顶天来说有点昂贵了，他伸手摸了摸口袋，犹豫片刻，掏出了钱包。

他被带到前方公路边一个僻静的停车处，一辆货车等在那里。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和司机讨价还价，男的叫刘先武，女的叫冉晶，她还是个孕妇。

“同志，我这还大着肚子呢，我们就 200 啦，行行好吧！”

司机很不耐烦：“一个人 200，两个人 400，少一分不行！你肚子里还有一个，没收你 600 就不错了。”

陈顶天走过去，把皱巴巴的 20 张 10 块钱点给司机。司机收了钱，让陈顶天先上车，自己也作势要走。

“等一下！先武，拿钱，”冉晶看着刘先武脱下一只鞋，从鞋里又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只有 100 块，“我们统共家底就这 300 块钱，求你了，就带我们进关吧！”

“我们这生意不好做，捉到要坐牢的啊！你们不想坐，拉倒。”司机根本不

接她的钱。

陈顶天有点看不下去了，上前插了句话：“大哥，别这么绝行么？”

那司机软硬不吃：“靓仔，过了这道关，就不是社会主义啦，什么都得钱说话。等你过去你就知道了。”

冉晶终于火大了：“敢说这种杀头的话，不怕小平同志派人抓你？！”

司机感到有些好笑地摇摇头，懒得再理她，跳上驾驶座去。

“几千里都走了，这几步就走不过去了……”冉晶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

看着她身边的刘先武虽着急却紧咬牙关的样子，陈顶天心中不忍：“行了行了，这100块钱我掏。”说着，他把兜里乱七八糟的一堆零钱全都掏出来塞到司机手里，这让刘先武夫妇感激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靓仔，你讲义气好，”司机边点钱边说，“不过说句实话啊，到了深圳可不能讲义气了！钱比义气重要，不然在深圳混不下来！”

“不在深圳混，用不着替我担心。”陈顶天很是坦然。

终于上路，他们才发觉这辆车是专门运鸡的。车里满是鸡粪，肮脏凌乱，臭气熏天。陈顶天和刘先武夫妇并排坐在一大堆鸡笼中间，有点尴尬地算是正式认识了。刘先武是山东人，学会计的，他一再要求陈顶天到深圳后务必留下地址，这样便于及时还钱给他。冉晶也在一旁说好话，奉他为恩人。陈顶天均以微笑作为回应，他不愿多说话，此刻他满脑子都是冯杰的事，自己就这么唐突地来到了深圳，之后的事情真的无法想象。

身后的鸡笼里滚出一个鸡蛋来，陈顶天顺手接住，细心地敲开一个小洞，半个鸡蛋就被他吸进嘴里。刘先武和冉晶在一边看得有点傻眼，陈顶天把剩下的半个递过去：“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么吃最补了。”

刘先武也饿了，他接过鸡蛋，学陈顶天的样子尝了尝，咧着嘴笑了。冉晶见状，伸手在旁边鸡笼里又摸到一个鸡蛋，擦擦上面的灰，对陈顶天说：“大兄弟，你真有招！”

货车在山路上行驶着，前面灯火辉煌处，就是深圳。

到了目的地，刘先武夫妇拎着大包小包下车，转头再看，陈顶天已经不见了。没记下他的地址，以后就不能还钱，刘先武很是遗憾。冉晶却不这么想，她看上去挺高兴：“那不正好嘛，省了100。先武，你看着东西，我给我姨打电话去。”



按着冯杰以前留给他的地址，陈顶天找到了这间看上去有点像皮包公司的办公室，门上写着“冯氏贸易公司”。

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去，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大声嚷嚷着，看样子都是债主。被他们围住的人是梁红玉，一个女人面对这种状况，有难得的沉着气质。

“是冯杰欠你们的钱，又不是我！他跑了，你们拉着我干吗？”

“你不是聚大浪销售总监吗？冯氏就是你们聚大浪子公司，子债父还，冯杰跑了，你们聚大浪就得还！今天不给钱，别想走人！”

看着一帮壮汉气势汹汹地更加逼近，报警之类的话语对他们全无作用，梁红玉镇定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慌张。突然间，陈顶天拿起手边的一个螺丝刀，冲过去一把卡住梁红玉的脖子，十分凶狠地吼道：“你不还我钱，我要你的命！”

梁红玉并不认识这个男人，感到一阵莫名。那些讨债人都被吓了一跳，看他浑身脏兮兮，且一脸凶相，怕是不好惹。有胆子大的问了句：“你哪个公司的？”

陈顶天并不答话，仍然冲着梁红玉嚷：“75万，一分都不能少！今天我要不到钱，我们俩就同归于尽！”说完一把将梁红玉推进里屋，重重地关上门。

被关在门外的人面面相觑，如果冯杰真的欠这个男人75万，那他们索要的270块的盒饭钱之类的，听上去怎么和过家家一样可笑？

里屋光线很暗，梁红玉吓得花容失色。

“对不起，”陈顶天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狠样，“他们都堵在门口，不这样你跑不掉。别怕，我是冯杰朋友。你是他们公司的吧，冯杰在哪儿？”

梁红玉很快反应过来，但她依然保持着戒心：“姓冯的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她想开门出去，又被使劲拉回来。

“我叫陈顶天，冯杰的大学同学。早上他给我打求救电话，说他被抓了，我是来救他的。”

“救他？凭什么？凭你一身鸡屎味？你从哪儿来？”梁红玉冷冷地打量着他。

“北京。”

“真是冯杰好哥们？”

“他睡我上铺，跟亲兄弟差不离。”

梁红玉顿了顿，点点头说：“你先帮我脱身。”

几个追债的恨不得把耳朵贴在门上，这时屋里传来陈顶天的怒吼和梁红玉的惊叫，接踵而来的还有噼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只听陈顶天一声大叫：“哎，你这是干吗？别这样，你别跳啊！”

噗通一声闷响，债主们大惊，一使劲撞开门，看见窗户开着，老板椅倒在地上。刚觉得情况不妙，忙回头处，发现陈顶天拉着梁红玉已经冲出了里屋直奔门外。

一路跑到楼下，梁红玉发动了她的车，总算是暂时安全。她微微松了口气，张口却不是说感激的话：“你很有钱吗？”

陈顶天摇头：“我家当都在身上。”

“家里是当官的？”

“我妈种田。”

两个回答弄得梁红玉没了脾气，她不认为这样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救得了凶多吉少的冯杰。

“冯杰进了100台打印机，3000块一台进的，现在2000块一台都出不了手，都码在仓库，把海总拨的300万经费全砸了。海总很生气，把冯杰给告了，诈骗罪，300万。怎么样，你能救？我看你还是回北京吧。”

可陈顶天听得异常认真：“这怎么能算是诈骗呢？还有，海总是谁？”

“海广大啊！你读书读傻了，平时不看报纸啊，深圳聚大浪的海广大都没听说过？……今天这些话，当我没说过，下车吧。”

“我要救冯杰出来。”

梁红玉并不接话：“你傻啊？下车！”

陈顶天默默拿起车上一盒名片扫了一眼，然后走下车。他随便找了一家便宜的招待所住下，用公用电话给王清越报了平安，让她替他向研究所请假。剩下的大半个夜晚，是他的思考时间。

6

一大早，陈顶天就去深圳的电子一条街转悠。经过一家卖打印机的店，他



走进跟店主搭讪。

“老板，这打印机怎么卖？”

“2000 一台，不讲价。”

“您这儿还有多少货？”

“你要多少台？”

“有多少要多少。”

店主抬头，眼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我这有 12 台。不过你要，我还可以找同行再批发。”

“深圳搞打印机批发的有几家？”

“大的就 5 家……你真要货啊？”店主站起身来。

“是啊。”陈顶天嘴上应着，视线却被放在柜台上的一份深圳特区报吸引，头版很醒目的一行标题：强力台风席卷东南亚。

做完了前期调查，陈顶天来到了传说中的聚大浪公司。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访客，他看到的聚大浪，与其说是个投资公司，不如说更像个军区大院。他以前从没见过一家公司，以“战区”为单位标注每一栋楼，大院里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正中间墙上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个大字鲜红有力，引人注目。

至于海广大办公的地点，他认定应该就在眼前这栋叫做“指挥部”的大楼里。陈顶天报上昨天车里放的名片上梁红玉的名字，轻而易举地过了保安那一关，来到她的办公室。

正在伏案整理材料的梁红玉看到陈顶天这个不速之客，很是惊讶，再一听他是来找海广大的，更是无语：“海总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回北京去吧，同学。”

“只要能让我见海总一面，我会让他放了冯杰。我没有 300 万，但我有办法让海总得到 300 万，”陈顶天淡定地望着梁红玉，“我找到打印机买主了，一台 3000。”

不知是他身上的什么特质打动了梁红玉，她竟决定信他一回，带他去见海广大。但是，只给他 5 分钟的时间。

海广大的办公室装修得金碧辉煌，陈顶天进去的时候，海广大正在和几个